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二

詳校官修撰<sub>臣</sub>錢 榮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盛敦崇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八

起上偉淵盡重  
光作靈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

宣州將田顯  
所遣將也 錢

鏐使其從弟錄拒之

從才用翻  
錄音求

二月庚申以西川節

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

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

度使

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

思朱全忠之攻逼也治直之翻

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

難乃旦翻

朱

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

帥讀

曰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

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

復扶又翻

李克用

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

黃澤關在遼州遼山

縣黃澤嶺

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錡

懿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畧使為嶺南西

道節度使

鐵呼會翻

錡借兵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亥加東川節

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

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

以其時言之稱為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

上素疾宦

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

橫戶孟翻

崔胤日與上謀去

宦官

去羌呂翻

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

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

從千人客翻

人君

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

劾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

難乃旦翻以道消息者言惡者

以漸殺其劾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而自長

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

變屑聞之諧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

疑之及屑罷相

去年屑罷相見上卷

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

州遣朱全忠書具道搏語

是年二月出屑廣州搏語即從容言於上者遣唯季翻

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屑不可離輔弼之地

上時掌翻下連

上同離力智翻

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

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屑至湖南復召還

復扶又翻

丁卯

以屑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

道弼監荆南軍務修監青州軍

監古街翻

戊辰貶搏溪州刺

史已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驪州務修長流愛州

是日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

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

於是屑專制朝政執震中外

直朝

遙翻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為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勝音升

劉仁恭

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

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

始置此軍也宋白曰乾寧軍本古廬臺軍地後為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為乾寧軍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年始置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

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鴉堤

老鴉堤在乾寧軍東南

大破仁

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

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

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二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為雄州

秋七月李

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

恭敗汴軍於內丘

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范成大北使錄內丘縣至邢州三十五里考

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



年錄同惟唐未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洺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弃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云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樞場饗士忽有大風占者云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洺州然則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洺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錄紀

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

年錄梁紀

周還滄州下濕雨水難以駐軍且欲救邢洺故召還

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

為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

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時置武信軍於遂州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置兩道則

可以制宗祿宗估蓋  
諷朝廷以此命之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

河沙門河疑當作沙河即邢州沙河縣也  
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并州來攻洛

考異曰編

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北  
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洛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  
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  
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州刺史朱紹宗擊  
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  
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捉得刺史  
朱溫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洛州下之薛史梁紀  
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洛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  
五日也實錄在九月  
約奏到今從編遺錄  
進攻洛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  
未至嗣昭拔洛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

擊嗣昭

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康儒是年正月攻睦州清

溪漢歙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雉山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六里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

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

嗣昭弃城走

弃洺州城而走

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洺州嗣昭弃城而歸是役也王邵郎楊師悅陷賊洺州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被汴州捉到王邵郎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憇而宵遁洺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弃城而歸葛從

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奔洛州敗於青山口今從唐未見聞錄唐紀實錄又按考異所錄唐

紀蓋後

唐紀

崔盾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

在已上惡之

惡烏路翻

彥若亦自求引去

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擊而去之之意

者時藩鎮皆為彊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

知柔鎮廣

州見二百六十卷乾寧元年

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

海節度使初荆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為雷滿

所據

肅宗至德二載置荆南節度領荆澧朗郢復夔峽忠萬十州具後增領分隸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

分置武貞軍節度

屢求割隸荆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

薛史曰汭奏請

割隸彥若為相執  
不行汭由是銜之

及彥若過荆南汭置酒從容以為言

從千  
客翻

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

成汭進中書令  
故稱之為令公

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慙 丙午中書侍

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

裴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贇坦之弟子也

裴坦見二  
百五十一

卷懿宗咸  
通十年

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

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

自洛州  
移兵伐

趙 下臨城踰潯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闕城全忠自至元

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

鎮州密邇太原

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鎮州西距太原四百三十里

困於侵

暴

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

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

和乃為百姓故也

為于偽翻下為人為之同

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

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

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

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

庭湊元達紹鼎紹懿景崇

及鎔為五世蓋紹鼎紹  
懿兄弟也共為一世

時推忠孝人欲為之死庸可冀

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

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

之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鎮攻守之勢誠亦如  
此全忠易怒為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

乃遣客

將開封劉捍入見鎔

客將主賓客掌通名贊謁

鎔以其子節度副使

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

質音致

以文縉二十萬犒軍

文縉縉之

有文者今謂之花絹

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

還從宣翻又如字妻七細翻

成德

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

勍車京翻

今雖有朱氏

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

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

幽劉仁恭滄劉守文易定王部說式芮翻下同

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銘復遣周式

往說全忠

復扶又翻

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

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

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

湖南之地

在五嶺

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

璠字泰翻武德

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厯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

殷

遣使修好於士政

好呼到翻

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



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

使王建武屯秦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為始皇發戍五

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融離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可璠掠

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

犒苦到翻鄉讀曰嚮

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

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

建武比明復還紿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

比必利翻及也紿充

夜翻繫縛也  
造七到翻

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

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

桂州

趣七喻  
翻下同

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

桂州數日士政出降

乾寧二年劉士政襲  
據桂州至是而敗

桂宜巖柳象

五州

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  
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

皆降

於湖南

馬殷又兼有桂管  
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  
考異曰唐烈祖實錄新唐

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  
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安州入桂州天

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差  
繆極甚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畧使為靜

江節度使而本紀乾寧二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  
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倒  
錯又以士政為元靜部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  
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  
桂林歸款自乾寧三年至光化三  
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  
馬殷以李瓊為桂州

刺史未幾

幾居  
宣翻

表為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

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潭不能進

潭乃定翻  
泥淖也

乃

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  
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

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

朱全

忠請  
之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

郜居  
號翻

遣後院

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

唐中世以來方鎮多置後院兵處昌

呂翻

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

昔幽鎮兵三十萬攻我

汶音問薛史作問僖宗光啟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鎔攻王

處存事見二百五十六卷

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

敗補遺翻

今存

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

乎部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

沙河在新城北望都縣南

易定兵大敗

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部弃城奔晉陽

王處

存素睦於晉又晉姻也故部奔之

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

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本道事朝廷

甚忠

義武自張存忠以來  
事朝廷最為忠順

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

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勲謂王處  
存與李

克用同平  
黃巢立功

封疆密邇

自定州出飛狐  
即河東之境

且昏姻也修好往

來乃常理耳

好呼  
到翻

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

定州城池高  
深朱全忠知

不可猝攻而  
拔故許其和

乃歸臯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

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

為于  
偽翻

處直處

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

水之上

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於宋為安肅軍昔燕太子丹送荆軻於易水之上即此地

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

全忠

史言河北諸鎮皆羈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并有其地也

先是王郜告急於河

東

先悉薦翻

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政懷州

拔之

行戶剛翻

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

據嗣昭壞其羊馬城

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以屏蔽謂之羊馬城

會佑國軍

將閻寶引兵救之

河南府佑國軍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

力戰於壕外河

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初崔肩與帝密謀盡誅宦官

及宋道弼景務修死

事見上六月

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

光化

元年上還自華州事見上卷還從宣翻又如字

忽忽不樂

樂音落

多縱酒喜怒不

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

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

變詐難奉事

佻上彫翻

專聽任南司

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

吾

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

華兵為援

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

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

月上獵苑中

禁苑在宮城北

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

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楸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

帥讀曰率

訪問具得其狀出謂楸曰主上

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楸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

庭

陳兵以脅百官也

作楸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

名楸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

監古銜翻

上在乞巧樓

按劉季述傳乞

巧樓在思立門內近思政殿

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

即宣化門外



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

殿將士大呼

呼火故翻

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途宮人輒

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

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

軍容商量

量音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

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

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願東

宮

願養也言於少陽院自保養也

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

樂音洛

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

願陛下且之東宮

也往

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

宅家趣依軍容語

趣讀曰促

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

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

從才用翻

適少陽院季

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

槌側加翻數所具翻俗從上聲

某時某事汝不

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

歷數之至數十不止

乃手鎖其

門鎔鐵錮之

錮音固

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

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

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

衾號哭聞於外

號戶刀翻  
聞音問

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

太子入宮

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

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牆取太子又云今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泰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

辛卯矯詔令太

子嗣位更名鎮

更工衛翻下  
同鎮止忍翻

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

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

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

王倚

倚上弟也

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

殺之

榜音彭

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

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

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有令有丞

高宗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祕書閣局令曰祕書閣郎

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儀改曰渾儀監

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

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

文稽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

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盾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

鹽鐵轉運使而已

考異曰舊傳劉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盾但罷知政事落使務

守本官而已。肩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肩罷相事。全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

乾寧三年，上復欲相張濬。以李克用言而止。濬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廢帝元年改為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為名。唐以犯唐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

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畧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害教害義者，

恨不得肆之市朝。

上時掌翻朝直  
遙翻下並同

明公居近關重鎮，

蓋謂

華州控扼潼關距關為近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

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

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

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

謂乾寧三年迎上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

長安也廟朝謂宗廟朝廷也號戶刀翻

義感人心至今謠詠此時事勢尤

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

處昌呂翻

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

涉旬時

旬時即旬日也

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

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

衡讀曰橫

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

其可得乎

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後朱全忠攻岐遂徙建許州卒如

李愚之言

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

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

旬浹謂一日二

日至于十日浹即協翻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

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

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

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

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詔示全忠

劉季

述矯為之詔也

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

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

難乃

旦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

李振以齊桓晉文諱

朱全忠屬之欲翻

李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

以復令諸侯

復扶又翻

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

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

振如京師詞事

詞火迴翻又翻正翻

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

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一

月太祖遣振入秦於長安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巖急內官



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  
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  
萬之師匡輔天子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  
季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郅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  
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彛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  
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  
邪彛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  
未知撫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  
達大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蓋詳其  
宜也尋馳蔣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  
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為以唐之  
神龍輪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  
會李振自長安使回因言於帝云云帝悟因請振復使  
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  
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遺  
錄注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殷象馮錫嘉修撰太

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張藩傳皆云藩勸諸藩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藩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實錄誤振傳据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國居位將及五旬牋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瑞崔胤觀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檄書併手扎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却為闖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云無此事遭人反圖刻蠟偽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諮撓尊聽却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然遠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詔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

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肅歸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既廢肅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肅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肅豈肯復以示肅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肅之亂耳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是歲加楊行

密魚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太子

即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

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

捶之

捶止樂翻

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

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

鳥

貫翻

崔肩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

判官度支鹽鐵判官也戩即棧翻

德

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肩意說之曰自上皇

幽閉中外大臣至于行間士卒孰不切齒

說式萬翻行戶剛翻

今

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

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

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

校戶教翻

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

相公有命不敢受死戩以白肩肩割衣帶手書以授之

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

清遠都亦神策第五十四都

之一復扶又翻

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

是年四月方改元

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

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

呼火故翻

逆賊

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

勞力到翻

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

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

扉門扇也

崔胤迎上御

長樂門樓

新書儀衛志太極宮端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為東西廊下門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

廊下入永安門凡朝會之仗門內各有挾門隊樂音洛

帥百官稱賀

帥讀曰率

周承誨

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

詰去吉  
翻梃徒

鼎翻

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

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于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

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

裕之

為宦官所立也更名鎮今復其舊名

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

度使

靜海軍安南孫德昭遙領也

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

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

折程巖足

折而設翻薛史梁紀曰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史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召巖至汴折其足

至長安  
殺之

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

是益重李振

李振請誅劉季述等見上

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

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賜姓李並

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

弼旬休之制也

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

未幾周承誨董彥弼復朋比宦官獨孫德昭不

肯爾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考異曰舊紀二月以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薛居正

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之功也

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為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免苑名邦睢陽與壤光

膺簡冊大啓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者令  
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  
封梁王而三年制辭前官爵  
已稱梁王蓋誤也令從實錄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

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

改易橈權亂政

復扶又翻橈奴  
教翻或奴巧翻

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

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大中故事凡宰相對  
延英兩中尉先降樞

密使侯旨殿西宰相奏事

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

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

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

朝加茂貞守尚書令

唐自太宗以尚書令即阼不復授  
人郭子儀有大功雖授之而不取



受王行瑜怙強力雖求之而終不獲蓋君臣上下猶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貞唐法蕩然於此極矣

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

上時掌翻

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

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

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

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

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

更工衡翻

不若歸之北

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

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

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

為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張本

又徵前樞

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

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

按新書宦者傳嚴遵美嘗歷左神策觀軍容使故云然處

昌呂翻

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

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  
諷茂貞留兵三千于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  
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

非留之也。倭曰：始者何為召之邪？

新書韓倭傳：倭召李

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故斥言之，而倭無以應。倭於角翻。

倭曰：留此兵，則家國

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倭不從。

李繼筠卒，與宦官劫帝幸鳳翔。考異曰：唐補

紀曰：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覲，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衛。而回崔倭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間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倭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倭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等知崔倭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徽總之。倭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妻敬思領之。蓋取唐補紀耳。按韓倭金鑾密記：倭對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倭力爭，倭曰：『某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來？又倭云：『且喜歧兵只留三千人，據

此則是唐召茂貞入朝仍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實錄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衛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岐汴各遣兵數千人戍京師則昭宗欲西幸時兩道兵必先關於關下不則汴兵皆為宦官所誅不則先遁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傳聞又黨於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貞兵為己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為己功必能與己同心讐疾宦官以利誘之遂復與宦官為一耳今從

金鑒記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駕材恃太原自驕汰

駕音奴王珂恃李克用翁

壻之親而不事

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

之言河東河中兩鎮連衡以通長安今若取河

中是斷李克用之腰也斷丁管翻為于偽翻

庚子遣

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舍山路以襲之

舍山在絳

州東張藩之敗也出舍口至河陽度河西歸即此路

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

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

建釗降之

釗音昭降戶江翻

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

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綢守絳州

綢音因

屯兵二萬以扼

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

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于李克用道路相繼

間古覓翻

克用

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

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六十里至汾州汾州南三百

五十里至晉州晉州南百二十五里至絳州絳州西南  
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擇便利投間隙而行固不盡  
由驛道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衝并兵縱由捷徑得  
進汴兵遮前險守後要進不得援河中退不得歸太原  
也珂妻遺李克用書曰

遺唯季翻  
下又遺同

兒旦暮為俘虜大人

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

塞悉則翻

衆寡不敵進

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

自晉以來婦翁皆呼婿為郎迄今猶

然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

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

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

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子繼徽岐茂貞所鎮也

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執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

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

帥讀曰率

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

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

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連河東異時

鳳翔必無受圍之困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

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執

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漸塞河舟行甚

難

浮梁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梁以通河西縣自此路西入長安塞悉則翻

珂挈

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  
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  
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

幡於城隅

難乃旦翻背蒲妹翻  
植直吏翻又如字

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

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

珂父重榮  
朱全忠以

舅事之分  
扶問翻

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

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

凡用兵者  
擁強大之

衆以臨弱小必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  
不克此以聲形臨敵者也而弱小者能堅力一心而守



之以大衆困於堅城之下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  
大衆為可恃而以攻城為最下王珂之迎降朱全忠之  
所以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域志虞鄉在河中府東六十里先哭於

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

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

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

若郎君

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

歆歆

歆音虛歆音希又許既翻

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

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

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河中傳兄重盈以及子珂凡二

十二年而亡朱全忠自此有河中晉絳

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于

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

張夫人全忠之妻也

李

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

好呼到翻

全忠雖遣使報

而忿其書辭褻傲決欲攻之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

汴州為使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  
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鎮定歸款蒲  
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  
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  
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  
太原夷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  
聘全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  
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擬猜嫌止為各爭  
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攘又云臣詳茲來意  
益切憤懷不敢遂與通和必恐有孤朝寄已遣諸軍進

討訖續實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抽軍便  
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  
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與臣書一封  
并馳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張特臣且與回  
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即勒權於河陽屯駐見  
排比收復潞州使遷迨赴太原進討次日李克用與臣  
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  
表到駕前奉襄宗三月八日敕云云天復四年尤誤  
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檄厚  
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北  
回軍便征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甘言重幣請通和好遂  
具事奏聞語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  
太祖以梁冠方強難以兵伐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  
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  
五部士馬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視之不憚令敬翔修報  
詞旨踈拙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

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  
天腹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以貽梁祖書辭與  
見聞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答太原書云  
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太原  
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必  
在天復元年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

以翰林

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

郎裴樞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

王正雅見

二百四十四卷文宗  
大和五年從才用翻

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贈謚

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倚為宦官所  
殺見上年

加幽州節度使

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三月癸未朔

朱全忠至大梁

自河中歸至大梁

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

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

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遼州開新路達于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

葛從周以充鄆兵會

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

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

沈括曰北岳常山之岑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

大茂山分脊為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却自石門子今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

之間至代州今大茂祠中多唐人古碑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

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鴈門

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

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

昂車即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

辛亥

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瑋詣侯言降即令

權知沁州

蓋古蓋切姓也

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弃城走叔

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

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

趣七

喻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于洞渦驛

洞渦驛臨翻洞渦水

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

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

陘音刑

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

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

十七家

王涯等誅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九年崔胤將誅宦官故先雪王涯等

初楊

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

復肯歸

度徒洛翻復扶又翻下同

至是崔胤草赦

草赦文及諸條件

欲抑宦

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權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

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權訖岳翻酤音故復扶又翻會要會昌六年九月勅

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酤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權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不得沒入家產蓋

權酤賣麴本皆屬度支

東川節度使王宗潞以疾求

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氏叔琮等引兵抵

晉陽城下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

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

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

敗汴軍於洞渦

敗補通翻

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

瘡利

瘡逆約翻寒熱迭作為瘡泄下為利

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

石會關歸

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齋書請尋惟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

差發專人之太原許通惟好兼并州地寒節侯甚晚戌馬既多野草不足於芻牧尋令氏叔琮迴戈後唐太祖



紀五月氏叔琮及四面賊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蓋全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故國史記之各異也

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

州附於汴軍

先悉薦翻

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

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

遣丁會代守潞州

為丁會歸李克用張本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

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為帥

帥請曰率

癸卯以全忠為宣武

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為朱

全忠所有使全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  
虢不應越此三鎮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  
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 已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崔胤之罷兩軍賣麵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

利表乞入朝論奏

李茂貞在鳳翔近鎮也故爭賣麵之利

韓全誨請許之

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思陰厚朱全忠並

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令

從編遺錄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

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

也

數所角翻今孤綯相宣宗

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

之從容

從千容翻

或至燄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

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

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

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

處昌呂翻下同

對曰東內之變

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

謂誅劉季遠等時也

今已失其時

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

偽為于翻

對曰臣見陛

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

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

則人人懼死矣

復扶又翻

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

去美呂翻少詩

治翻此其所以怵怵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

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

吾心有所貯

貯丁呂翻藏蓄也

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

便為之長

長知兩翻

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

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

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丐攜養於宦者私家未

有名籍在於官者

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

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

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

治絲而棼左傳魯衆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棼縕益

所以亂

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

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嗚呼世固有能知之

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屬之欲翻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

威將兵出陰地闕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

史張瓌降之 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

使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

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并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却領河陽至此纔二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

孟遷為

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道士杜從法以妖妄

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

妖一遙翻誘音酉昌州乾元中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普州漢

牛鞞資中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

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

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

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黯即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

時宦官分領內諸司

使

宦官屬耳頗聞之

屬之欲翻

韓全誨等涕泣求哀于上上

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

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密其事

訶古永翻又翻正翻

盡得胤密謀上

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

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

去羌呂翻三司戶部度支鹽鐵

全誨等教

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

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盾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

遺唯李翻

稱被密詔

被皮義翻

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

正皆令公良圖

盾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按舊書帝紀全忠并河中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故稱今公

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

李茂貞入朝見上正月抄楚交翻

今不

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

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入寇同華

官者知崔盾之謀時盾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教禁兵伺盾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披訴天



子徇衆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怒急召朱溫請以兵師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急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詔便發河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九域志普州安岳縣有龍

臺鎮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

樂音洛下

同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

洛夏門京城南面東來第一門夏戶

雅翻

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

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

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

難乃旦翻

至於不樂

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

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

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

惟聞敕使憂思與功臣及繼筠交結

功臣謂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也

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

然不讀曰否

上曰是不虛矣

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强

比毗至翻倔其勿翻強其兩翻

令人難耐

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

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

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上曰為之奈

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

可息

幾居依翻

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

安事終未了耳

貯下呂翻

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

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

黜守諸陵者刺色配

後諸陵也

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

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

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

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

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

帥所類翻

卿為我語崔

肩速飛書兩鎮

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兩鎮謂汴岐

使相與合謀則善矣

壬戌上又謂倭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

橫戶孟翻

累日前

與繼筠同入輒于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

侑佑也

令人驚

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

謂誅劉王迎上反正時

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酌之不應聽其出

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薦人

數所角翻易以

翻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崔

之

言韓全誨等以利啗繼誨彦弼惟其所指使而為之用若受傭崔然

令其如此耳崔盾

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

言留岐兵以制宦官事見是年正月

今敕使衛

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關于關下

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

秋子小翻

冬十月戊戌朱全

忠大舉兵發大梁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

專委崔盾崔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一日於便殿

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視崔皆裂以重賂

甘言誘滿臣以為城社時因譙聚則相向流涕時崔專

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

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

帝幸鳳翔前崔盾未罷相比與太祖紀年錄畧同亦誤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

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

全武神福命勿追

逸杭俘使之告全武以誘之

暮遣羸兵先行神福

為殿

羸倫為翻殿丁練翻

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

沈括曰臨安縣

有青山鎮路振九國志作說伏青山路

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

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

曰喪我良將

喪息浪翻

神福進攻臨安

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域志臨

安縣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

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

帥讀曰率

韓

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

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

考異曰按金縢記二十日入直隔

夜崔公傳語明日請相看侵早到門崔出御札相示然則添人把門及降御札皆十九日事實錄已亥差人把

門已亥乃二十一日實錄誤也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

崔胤御札言皆悽愴

愴楚亮翻

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執須西

行卿等但東行也

西行謂將幸鳳翔使胤等東行趣朱全忠進兵

惆悵惆悵

留翻悵丑亮翻

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

命宮人出至學士院語之也新

舊書帝紀曰趙國夫人寵顏語牛倨翻

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

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

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

百官自閣門入見於內殿

謂之入閣追寢正月丙午敕書

丙午敕書依大  
中舊制見上

悉如咸通以

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

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

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

之往也

戊申朱全忠

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

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



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

滿街極目

衣於既翻襦汝朱翻

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

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

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也趣七喻翻

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

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

按五代史孫德昭傳開化坊在長安東街

繼昭帥

所部六十餘人

六十當作六千帥讀曰率

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

共守衛之

史言崔胤所以不死於羣閹之手

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

依之

依李繼昭之兵以避禁兵及岐兵暴掠

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

百官崔肩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  
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  
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

院縱火

御院天子及后妃所居之地

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

足一足蹋闌干

蹋與踏同闌干殿檻也

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

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

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

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

考異曰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士馬十二月  
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諗翰林學士令狐渙等扈  
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卬龍服並是汴州迎在  
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  
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  
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並走攢在開化坊其說妄  
謬今不取

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

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

司馬鄴本韓建幕僚以同  
州降因使之諭建少詩治

翻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

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

趣七  
喻翻

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磴

磴五  
對翻

上下馬慰接之

史  
言

昭宗屈體以接李茂貞

甲寅車駕至藍屋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

零口西

宋白曰昭應縣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置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

新豐縣地宋又改昭應為臨潼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鎮

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

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

張濬時居長水說式荷翻

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

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

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

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

李巨川之誅晚矣常為于偽翻

謂建曰公許

人可即往衣錦

漢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建許州長社人也衣於既翻

丁巳

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犇陳

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授之秦徙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已西幸韓建自華徙陳皆朱全忠為之未經表授即以忠武節度使何所稟命乎

以兵援送之

唐韓建中路逸而歸岐又慮其在華

久其將士有劫奪之者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牆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却

歸赤水營旬日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

武牙推龔麟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開城登壘全忠

所開城門屠之不留噍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今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押

出關東舊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敬翔疾其文筆  
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  
忠武軍事徙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武  
功徙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  
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遠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  
宗不知崔胤偽行詔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  
日亥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  
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今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  
川死從昭宗實錄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

使趙珣為匡國節度使

趙珣徙節同州亦非天子出命

車駕之在華州

也

乾寧三年四年車駕在華州

商賈輻湊

賈音古天子行在所從兵及百司供億浩繁故商賈

輻湊以牟利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內湊于轍為諭夫三十輻共一轂轂者衆輻聚湊之所四方之商賈內嚮而

聚湊焉故曰輻湊

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

盡取之

史言自古聚財者率為他人積

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

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

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

考異曰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主

朝廷無敕畫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魏以來喪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已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帥百官班迎編遺錄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胤東寓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之發赤水

日從編遺錄

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

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免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

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

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句占侯翻當丁浪翻

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

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臯驛

班迎班辭

非藩臣所得當崔胤之奉朱全忠至此為一身脫死計非為唐社稷計也官官既誅胤亦死於全忠之手宜矣

帥讀曰率樂音洛復扶又翻

全忠賞李繼昭之功

以其能保衛崔胤及百官也初

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

盡獻其兵八千人

孫德昭畏朱溫之雄猜也

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



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肩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

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肩詐

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

以拒全忠

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

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

破之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參知機務

唐久不除授盧光啓自權句當中書為之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

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丙寅至岐太速今從

編遺錄

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

新紀

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  
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

乃拜表奉辭

屢詔全忠歸鎮韓全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指者

然其意則有在矣

辛未移兵北趣邠州

全忠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邠岐輔中

之援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二里趣七喻翻下同考異曰金鑑記曰十七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却迴云軍大劬汴令有表迎駕并通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啓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詰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日汴軍離發延英門舊紀癸酉  
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

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

考異曰實錄載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稱又曰

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按舊傳前為罷知政事落使務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云罷胤鹽鐵使至此

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誤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

皆宜

官之意也時宰相皆不扈從

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

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

本仍鎮邠州

難乃旦翻質音致為朱全忠漁色邠岐復連兵張本

全忠之西入關

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

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

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

漢平陽縣隋改為臨汾晉州治焉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

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

自邠州東南至三原一百五十餘里

十二

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

趣讀曰促

己丑全忠

遣朱友寧攻藍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藍屋降屠

之

九域志藍屋縣在鳳翔府東南二百里藍音斛屋音室

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

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帥讀曰率

詔以裴贄充大明宮留守

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

後

劉隱始得廣州

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

或言錢鏐為盜所殺見上文八月

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

自臨安退還宣州有千秋

嶺之

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禁樵采

錢鏐臨安人其祖父丘壘在焉

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

而還

還音旋又如字

朱全忠之入關也

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

戎昭節

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

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為昭信

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始改昭信軍為戎昭軍

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

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

送全忠

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  
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

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

全忠亦遣使乞師于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

好呼  
到翻

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

佖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

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為王建取山  
南西道張本

江

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燒其城

士民謹驚

謹與  
諠同

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

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民火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

命以女妻傳子匡時

妻七細翻

傳少時嘗獵

少詩照翻

醉遇虎與

鬬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

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詩曰袒裼暴虎注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處昌呂翻

武貞節度使雷蒲薨子彥

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 李 禁

謄錄監生臣 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九

起玄默開元盡昭陽大  
湖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

將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符堅於

麟趾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鄠原西有孟侯原北

有白鹿原為三原後魏太

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

隰以分全忠兵勢

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

丁卯以給事

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

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

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

還軍河中

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

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馬貢章奉辭迴軍

赴蒲阪今從唐年補錄舊紀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

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

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

康懷英即康懷貞後  
避梁均王友貞名始

改名懷英斯時未  
改也史雜書之

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

蒲南

蒲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  
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

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  
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  
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隰  
川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  
元年於廢縣置蒲子縣取古蒲子為  
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移今理

叔琮夜帥衆斷其

歸路

師讀曰率  
斷音短

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

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

簡陵懿  
宗陵

西川

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劍

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

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為威義軍節度使時僖宗在

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威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威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

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

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

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

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

謂處事當皆如國法

若有不可必準故事

謂賤寬之也

怒目視之

古翻怒奴

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

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盂獻上上不即

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史言昭宗以酣酣納侮

戊午氏叔琮朱

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

陳讀曰陣

而

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恐懼

拱翻怙許

德威出戰

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

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

委弃畧盡

重直用翻

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

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

李克用親兵皆代北離唐

最為驍勁

至清源

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

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

衆寡不敵

故走

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

晉陽

有晉

王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

汾水

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

行圍

行下孟翻

褒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

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

此必能固守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奪旗賊多驚擾梁太祖實

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燒營而遁按紀年錄王勿為此謀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

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

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

環音官

以積久制我我

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

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

存信北川牧羊兒耳

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陁嶺之北皆平川也

安知遠慮



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

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

今日反効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

乃得復歸

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

今一足出城則禍變

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

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

陽

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

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

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

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

興平縣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

李嗣昭李

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

數所角翻將即亮翻下同

斬首捕

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

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

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

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

兵少力疲故開境養晦以俟時克

用以使引容幕府

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容今北人以文書達於上曰容使疏吏翻

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

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

貯丁呂翻度徒洛翻

掌書記李襲

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人歸有德

神固害盈

書咸有一德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聚

斂寧有盜臣

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力贍翻

苛政有如

猛虎

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

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

武王

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齊庫既焚晏嬰入賀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

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為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

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政蓋深有味乎其

言  
也 改作何如舊貫

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韓建蓄

財無數首事朱溫

事見上卷上  
年十一月

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

賊

事見上卷上年正月  
珂丘何翻降戶江翻

中山城非不峻

謂王郛不能  
守定州城

蔡

上兵非不多

謂秦宗權恃衆卒為朱溫禽自韓建以  
下又以克用耳目之所睹記者動悟之

前

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伏願大

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

去羌  
呂翻

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

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

制理猶言制治  
也避唐廟諱

錢穀有句

出  
納

之籍明則姦弊自  
無所容句讀曰鈎

刑法有律

依律定刑則吏  
手不得而輕重

誅賞由我

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諂之憂順天時

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

而自安外破元凶

元凶指朱溫

內康疲俗名高五霸

杜預曰五霸夏

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曰

道冠八元

冠古玩高辛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九

至於

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蘖

蘖魚列翻

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

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

喜許記翻

河東甚苦

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

者帑藏空虛

比毘至翻帑他  
朗翻藏才浪翻

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

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

同保此乎

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  
兒郎寒冷避馬邀求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

此語誤

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

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也莊宗

得天下之後豈不復記  
憶此語邪治直之翻

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

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

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

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覲神器

乘繩證翻  
覲音俞

此其

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

謂自朱邪執宜以來皆輸力於唐室勢窮

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

詩酌之篇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曰

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以待其衰

奈何輕為沮喪

喪息浪翻

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

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

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

夫人教養悉如所生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

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

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

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

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

瑾等皆  
暹領耳

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

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

濬之子也賜姓李

考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

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

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

救不赴賊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

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

殺戮按此年濬未死儼

賜姓見此年十月注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



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肩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鼙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為于偽翻

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

兵赴難

難乃旦翻

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巳

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域

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楚盧含翻

且

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

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

恐其

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

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啓罷

為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

顧全

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元年 錢鏐大喜遣裴還

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

莫谷即漢谷在奉天城北

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

為後繼昭降汴復舊姓張本

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教自稱刺史

薛史朱褒溫州

人兄弟皆為本州牙校刺史胡瑄卒証據郡朱褒逼誕而代之與通鑑稍異

鳳翔人聞朱

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

精兵五萬發河中

考異曰金鑾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

姓盡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鄆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

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據金鑾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

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己丑駐師城南誤也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

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

平章事之上常有同字

宦官

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

洎渠至翻

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

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

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移疾

稱有疾

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

爵越王

自郡王進爵國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

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

居喪者寢苫枕塊故曰草土

薦檢

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

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九域志虢縣在

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曰虢縣禮記注謂虢為郭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案地理志云虢漢併於雍今號縣後魏立為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於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

邑為  
號縣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

宣田顯揚  
楊行密馮

弘鐸以昇州  
居二鎮之間

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

國節度使田頔欲圖之

頔居  
筠翻

募弘鐸工人造戰艦

艦戶  
黠翻

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頔曰

第為之

第但  
也

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

先擊頔弘鐸從之帥衆南上

說式芮翻  
上時長翻

聲言攻洪州

鍾  
傳

據洪  
州

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

楊行密時為  
南面諸道都

統故欲制其  
行師進止

辛巳頔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

新書  
作曷

山當從之張舜民柳行錄曰褐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

甲申李

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號縣之北大敗而

還

將即亮翻下同還音旋又如字

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勣

出散關

勣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為出散關今朱全忠自

號縣遣孔勣進攻鳳州為出散關彼我之說也

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

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

朱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誦朝直遙翻

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音環

官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號縣辛未文通洩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關始辰暨午寇

大敗屍什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  
師靡不喪衄六月乙亥上以盤厓有博野軍與岐人往  
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勅領兵由大散關  
取鳳州按六月乙亥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  
再云六月皆  
誤從唐實錄

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

僖宗光啟元年張雄

據上元雄死弘鐸繼之至  
是而亡楊行密遂有昇州

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

軍且說之曰

說式萬翻

公徒衆猶盛胡為自弃滄海之外吾

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

右皆慟哭聽命

衆心既攜馮弘鐸欲不歸楊行密其可得乎

弘鐸至東塘行

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

從才用翻

常服不持兵升弘

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

厚

館古玩翻

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

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

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

其主

為手偽翻

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

無憂矣

為田頌朱廷壽之亂尚公迺盡忠力於楊行密張本

行密以李神福為昇

州刺史

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橫制宣潤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

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



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

黃巢作亂高駢不臣

江淮之運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塞悉則翻

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

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

艇徒鼎翻載昨

代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

為徐溫竊楊氏三世國命以成養子張本

行

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秋七月孔勅取

成隴二州士卒無鬪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關歸

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北至隴州二百五

十里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勅自鳳州

西取成州自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三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

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為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譟喧聒也親吏劉

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

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

可斷腕烏貫翻斷音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

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

士勿以死為戲

時韓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倭不

肯草制故怒

倭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

罷草

罷草制也

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

宣

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學士不草制故無麻可宣

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

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

見賢通翻

陛下命相而學士不

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

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

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

晚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

生禮數為貽範所誤

語牛倨翻李茂貞因此乃知居喪起復之非禮

會當於邠

州安置

言將出貽範

貽範乃止

保大節度使李茂勲將兵

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勍擊之茂

勲遁去茂勲茂貞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

初孫儒死

見二百五十九

卷景福元年

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以

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

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

土人謂浙西人也

鏐如衣錦軍

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曰  
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命右武

勇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

治衣錦軍溝洫帥讀曰率治直之翻洫況逼翻

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

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

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

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

迎候兵者許再思以錢鏐將還

領兵迎候

進逼牙城鏐子傳瑛

瑛音英

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

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

泉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

南風篁嶺上去城十五里

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

城而入

宋自高宗駐蹕杭州以杭州牙城為宮城東北隅則今之和寧門外也

直更卒憑

鼓而寐

更工衛翻鼓更鼓也

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

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

九域志新城縣在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

徐綰聚

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

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

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

十五里靈隱山在杭州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

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

州羅城

事見二百五十  
九卷景福二年

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

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

驗

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綰據杭州  
羅城而錢鏐自外攻之故人以羅隱不若內向之言

為驗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

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

幾入西門

幾居依翻西門  
鳳翔城之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

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

視事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

言假道  
以勤王

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

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

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

柳修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歸王

建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為于偽勸

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

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武德三年

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歷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劒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代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褒中



縣古襄國也隋改曰襄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襄城鎮

軍校秦承厚

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

潰鏃出

王建髻髻吳起吮疽太宗吮血之意校戶教翻舐直氏翻創初良翻

王宗播攻馬

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

帥衆先登遂克之

帥讀曰率

繼密請降遷於成都

光化二年李繼密得

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并  
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

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

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

李繼密從李茂貞茂貞犯獵畿甸繼密蓋預有罪故

王建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

將陵易之

易以政翻

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謂萬弘

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

諺才笑翻勝音升

詔以王宗滌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

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

宗滌

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

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

語

佶巨乙翻復扶又翻

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

平

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詰去吉翻

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

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

飲於禁翻

成都為

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

為于偽翻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

其有勇畧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為於偽翻喪息浪翻

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

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為王建太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

九月乙巳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

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

舉一歲矣

朱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此時幾一歲從才用翻

今茂貞已困奈何

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誦計

誘致之

誦古亢翻  
誘音酉

募有能入城為謀者

謀達協  
翻間也

騎士馬

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

錄收恤  
之也

全忠惻

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  
至當出兵迓之

迓魚駕  
翻迎也

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

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

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

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

營

近其  
新翻

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

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

騎據其城門

遼其歸路也

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

藉慈殺

傷殆盡殘貞自是喪氣

喪息浪翻

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

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

復扶又翻

全忠表季昌為

宋州團練使

賞其謀也

季昌碭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歐史

高季昌董璋皆為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為李七郎者也朱全忠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為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舉天下大定錄同

戊申武

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王建又并有洋州之地

辛亥

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

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蚰與周翻蚰以然翻蚰蜒蟲也多涎天陰

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塹如蚰蜒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蜒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癸亥以茂貞為鳳

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武定昭武時已為王建所取

或勸

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

徐許徐綰許再思也難乃旦翻下同

杜建徽按劒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

乎

復扶又翻

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

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

之亦往也廣陵楊行密所治

鏐曰

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頔田頔至淮南助之不可敵

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

難乃旦翻事見二百五十八卷

大順二年

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

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

質音致

鏐命其子傳璫

為全武僕

璫力弔翻又力小翻

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

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璫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

半路闇者逃去

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闌出入之禁不嚴非善守者也

綰

等果召田頔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

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

廨古  
隘翻

無為殺士卒鏐報曰

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

帥所類翻  
亟紀力翻

又何大言頔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

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

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為衢州刺史

觀此則當時諸州  
制置使在刺史下

頔

全武至廣陵說揚行密曰使田頔得志必為王患王召

頔還錢王請以子傳瑋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



傳臻

說式萬翰  
妻七細翰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

考異曰十國  
紀年注李昊蜀

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  
改姓名為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  
名猶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濬為朱全忠所害播自長  
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與朱  
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敵藩授秩執金賜  
編屬藉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濬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  
月全忠殺濬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未死述字與  
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  
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  
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既  
克鳳翔儼遂留淮  
南不敢歸朝耳

楊行密始建制救院每有封拜輒以

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玄宗詔  
天下州

郡皆立紫極宮以奉  
玄元皇帝下戶嫁翻

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

為興州刺史

王建又併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置武興督後魏為武興鎮後改

為東益州隋改州為順政郡唐  
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為州名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

彥詢帥三團步兵奔於汴軍

帥讀曰率下同

己卯李彥韜繼之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

考異曰實錄庚辰司馬鄴奉

表壬午對全忠使司馬鄴薛居正五代史司馬鄴傳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鄴誤也

甲申又遣使獻熊白

陸佃埤雅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

俗呼熊白

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

繒慈陵翻

上皆先以示李茂貞

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

和

復扶又  
翻下同

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

抄撈  
交翻

丁亥全忠表

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

延績齋詔賜全忠

內使即中使往往梁臣避朱全忠名  
改中為內耳續戶外翻又戶對翻

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

降者

衣於既翻  
降戶江翻

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

縋馳  
偽翻

及

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

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

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

勲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

阪音反

與城中

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詞學士院二使皆不

在

詞古迴翻又翻正翻二使二中使之直學士院者韓全誨等置之以防上密召對學士前此怒韓偓者即

其人也 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

上速還恐為它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勅

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

鄜音夫下同

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

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

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

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廊人

始敗

格鬪者短兵接鬪兩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勅李暉領兵襲廊州以

牽李周彞之兵己亥我師攻陷廊牆獲周彞親族遂令李暉權知廊時事不數日周彞乃遣幕賓投分通好然後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廊帥李周彞統州兵萬餘人屯于老明祠之下上命孔勅李暉乘虛襲取之壬子勅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按癸卯距己亥近六十日廊汴相守豈得全不交兵擒留守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勲及將今從唐梁二寶錄

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勲聞之引兵

遁去

重戰輕防此李茂勲之所以敗也厚撫其家以攜之茂勲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

汴軍每

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

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

詬古候翻又許侯翻

是冬大雪城

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弔

勝音

升呂古瓦翻

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

亦竭

侍丈里翻

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

充用削漬松栴以飼御馬

栴方廢翻斫木札也詳見辯誤飼祥吏翻

丙子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

城外草以困城中

薙它計翻除草也

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

行宮

門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蘓檢數為韓偓經營入

相度徒洛翻數所

角翻為于偽翻

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

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

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汚烏路翻

田頴急

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

拒破之十二月李茂勲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

彝

更工衡翻

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

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

遺唯

李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

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

樊甲  
彫兵

用戰國張儀  
語半殘為彫

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

乘繩  
證翻

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楊行密使人召田頔曰不

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

顧全武之  
說行矣

庚辰頔將還徵犒軍

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

質音致  
妻七細

翻鏐謂諸子

謂語之  
也句斷

孰能為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

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



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

紓緩也難乃旦翻

安

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

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傳意固已屬于傳瓘矣

傳

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

敵情叵測不敢開城門直出故縋而下

瓘與徐綰

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

以其不肯出質也

越州

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

客軍蓋亦孫儒散卒

帥步兵

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

帥讀曰率

溫州將丁章逐刺史

朱敖敖奔福州

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

章據溫州

田頌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

璋

為錢鏐圖陳璋張本按田頔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溫州其路徑捷今自溫州取

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頔通頔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

溫州更無他歧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

恨約而恨璋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

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安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

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

王及公主妃嬪

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

一日

食粥一日食湯餅

湯餅者噉麥為麪以麪作餅投之沸湯煮之黃庭堅所謂煮餅深注湯是

也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釋名餅併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亦竭矣卿

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

韓全誨於左銀臺門

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亦設此門示若在長

安宮中也

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止為軍容輩數人耳

為于偽翻

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

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

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

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

今軍容

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

降戶復姓苻江翻

名道昭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

韶虔二州

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

考

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修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

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

州青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

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

餽運不繼

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沂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沂餽運由此不繼

光

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

以羸弱挑戰

羸倫為翻挑徒了翻

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

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

好呼到翻

以忠義自許為治

有聲迹

聲聞于時而治有實迹所謂名與實稱好呼到翻治直吏翻

朱全忠圍鳳翔

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與師範見之泣下霑

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

乘繩證翻衿音今屏必郢翻

豈得坐視天子

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

書

遺于季翻

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

夫音扶復扶又翻

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

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

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音運陝失冉翻華戶化翻

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

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

鄩徐林翻

時

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

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泰

寧之兵屯邢鄆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詞其虛實及兵

所從入

詞古永翻  
又翻正翻

丙午鄆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

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  
牙城也以此觀之軍人與市

人異處營屋之立自唐然矣考異曰舊紀丙午青州  
牙將劉鄆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秦是日亦  
竊發於華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年四月  
青州帥王師範將劉鄆竊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輩  
曳甲十乘至華州為華人所詰因竊發燭其鄆殺華州  
指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兗州梁太祖實  
錄丙辰青州綱將亂於華而敗是日劉鄆陷我兗州唐  
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歷丙辰正月四日丙午十四日編  
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寧告急劉鄆正月四日襲陷兗州  
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謬誤恐難據今從諸書

移置丙午唐祖補紀  
云天復二年尤誤

鄆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

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

省悉景翻鄆料從周必還攻充

州故善視其家

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

華州東城

帥讀曰率下同

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

徒大呼

呼火故翻

殺敬思攻西城崔盾在華州帥衆拒之

天復

元年十二月崔盾帥百官遷於華州事見上卷

不克

為崔盾所拒遂不能克華州

走至商州

追獲之

九域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八十里

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

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



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

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

屏必郢  
翻又卑

後漢志有門闌走卒

正翻

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

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

亟紀力翻將  
即亮翻下同

友寧召葛

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

并將之

為朱友寧戰死朱全  
忠後夷王師範張本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

見賢

通翻

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

對

易以政翻

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

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

內養亦官

者也卽讀曰率

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

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

置內諸司使之一也

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

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

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為上院西院為

下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

廷等十六人

處昌呂翻

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

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

考異曰舊紀丁巳蔣玄

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鑾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觀軍容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威押領

出城以示朱溫金鑾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  
癸卯賜朱全忠詔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  
八人其全誨等伏誅日今從金鑾記實錄新紀按金鑾  
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  
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鑾記云是夜  
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人  
首級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人北夢瑣言亦云二十  
二人首新傳繼筠繼誨彦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  
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  
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鑾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  
一人或者二人  
人名不見歟

曰邠來曾留車駕懼罪離間

問古

不欲協

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

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

朱全忠  
先此以

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  
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  
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

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

官赴行在

帥讀曰率

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

薛史載莊宗朝段徊奏曰

唐制或歲時災歉國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羣臣  
言甚切至悉復

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于胤辭甚卑遜

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

是非胤始來

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而遽

至人臣事君者必知所先後輕重矣

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巡諸

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

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

詰其故

二夫人于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詰者詰其已和解而復遣兵相擊

全忠遣親

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

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

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

嗚呼唐昭宗惟幸于得出徐令全忠取平

原茂貞必不敢距宜知夫婦委命于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

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

平原公主嫁宋侃

嫌于同姓嫁娶故復侃本姓

納景王妃蘇氏

古者猶謂

師昏為非  
禮啼矣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

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

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

時客省使

蓋通知閣門事故今宣旨釋罪

去三仗止報平安

唐制正衛有親勲翊三衛立仗左右金吾

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恐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

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為鞋

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

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衆昭

宗方脫戎負虎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謀或者欲効漢高祖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羌呂

翻以公服入謝

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

全忠見上

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

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

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

此皆朱全忠繆為恭敬也

全忠乃令

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

從才用翻下同分扶

問友倫存之子也

存全忠仲兄也

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

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

帥讀曰率

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鳳翔賊崔胤官今復之

己巳入長安庚

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

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

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

神策軍入

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為左右從才用翻

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

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

賣官鬻獄蠹害朝政

朝直逆翻

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

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

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



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

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

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脗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于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已已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實運錄金鑾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已已翌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脗雖奏云罷諸司使務追監軍赴闕其實即日已擅誅之至二

冤號之聲

徹於內外

號戶刀翻徹敕列翻

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

使疏吏

翻下同

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

宦官品秩之卑者衣

黃洒所賣翻又如字

掃蘇報翻又如字

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

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

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

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謂左右神策所統內外八鎮兵也

以崔盾兼判

六軍十二衛事

臣先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

禁人主自幼及長

長知兩翻

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

見有時可嚴憚也

見賢通翻

其間復有性識儼利

儼許緣翻智也疾也

利也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

伺相吏翻

受命則無違

迂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

迂五故翻稱尺證翻慝與恆同詰叶翻

自

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

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

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

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朱熹註云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

於是黜

陟刑賞之政潛移于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

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

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

橫戶孟翻

然皆假人

主之權依憑城社

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畏熏燒

以濁亂

天下未有能劫脇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

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

虺許鬼翻

如唐世

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

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

崇是長

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

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晚節令高力士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

省決章奏

省悉景翻

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

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

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叅豫軍謀寵過而驕不能

復制

復扶又翻

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

悸其季翻

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

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

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裘衣也朝直遙翻下同

陵宰相

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

不以聞致狼狽幸陝

陝失丹翔

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

生郭子儀攢廢家居不保丘壘僕固懷恩冤抑無訴

遂弃勲庸更為叛亂

更工衛翻改也

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官

官稍絀

絀讀曰黜

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

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

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

璫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厯狎暱羣小

璫七罪翻

暱尼質翻

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

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

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自稱定

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

藥矣

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焉不可為也音音  
荒高也心下為膏

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

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

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

誦古穴翻

翦累世膠固之黨遂

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

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

瘖干

金翻赧奴板翻

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之

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

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

汚烏故翻

兩幸梁益



皆令致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

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

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

心

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

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

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

莎素何翻華戶化翻

崔昌

遐無如之何

崔盾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

更召朱全忠以

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

糗去久翻糒音

備王侯斃踣於飢寒

踣蒲北翻

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

翦滅其黨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

此論歷叙

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

然則宦官之禍始于明皇盛于

肅代成于德宗極于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

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始哉

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

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此其為

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

獄沮敗師徒

敗補邁翻

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

寺音侍

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

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

所以

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

周幽王之時寺人傷于讒而作巷伯之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

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

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公見之以呂卻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衆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元年

呂彊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平元年曹日昇之

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

事並見前紀

張承業之竭忠

事見後梁紀

其中宜無賢才乎顧

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

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

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

橫戶孟翻

豈可不察臧否不擇

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

否音鄙薶它計翻獮息淺翻杜預曰獮殺也

能無

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

事見漢靈獻紀

崔昌

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

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

惡鳥路翻

患木之蠹而伐之其

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見論語  
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  
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  
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  
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  
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  
洪將駱殷戍永興弃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

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

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  
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即其地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